

F. SCOTT
FITZGERALD

【美】F.S.菲茨杰拉德 著

徐之野 译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在 灵 魂 的 漫 漫 黑 夜
每 一 刻 都 是 凌 晨 三 点 钟

迷惘的一代“爵士年代”代表作

《时代周刊》评选百大经典小说 / 兰登书屋世纪百大经典小说NO.2

经典原版封面 / 全新中文译本 / 附赠完整英文别册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THE GREAT GATSBY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〔美〕 F.S.菲茨杰拉德 著

徐之野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了不起的盖茨比: 汉英对照 / (美)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著; 徐之野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411-4522-3

I. ①了… II. ①斯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—汉、英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72530号

LIAOBUQI DE GAICIBI

了不起的盖茨比

(美)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 著 徐之野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奉学勤
特约监制 赵 菁 孟 玮
特约编辑 胡瑞婷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28mm × 203mm 1/32

印 张 8 字 数 140千

版 次 201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522-3
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目录 Contents

1	第一章
29	第二章
49	第三章
77	第四章
105	第五章
127	第六章
147	第七章
191	第八章
211	第九章
237	菲茨杰拉德年表

CHAPTER 1

第一章

在我年纪还轻、阅历尚浅的那些年里，父亲曾经给我一句忠告。直到今天，我仍时常想起他的话。

“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，”他对我说，“要记住，这世上不是每一个人，都有你拥有的优势。”

他没再多说什么，但奇妙的是，我们总是不必说透就能理解彼此，所以我明白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。就这样，我逐渐习惯对他人不轻易论断，这样的习惯让很多古怪的人向我敞开心门，也有一些牢骚满腹的讨厌人士把我当成发泄的对象。毕竟，当这种特质一旦出现在一个普通人身上，那些不平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，绝不放过。这一点，让我在大学时代蒙受了许多不公平的指责，因为那些放荡、神秘的家伙会把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烦恼都告诉我，有些人便说我是个狡猾的政客。但我从未刻意去打听这些隐私，真实的情况是：只要有人想来跟我掏心挖肺时，我常能准确地察觉，接着就开始装困、假装想着别的事情，或者装出不友善、没心情听的样子。因为年轻人的心声，或

者至少他们吐露心声的方式，往往是雷同的，还带有明显的遮遮掩掩。不轻易评断他人，是一个无止尽的愿望。虽然父亲曾经自豪地向我暗示，我也一直引以为傲地、重复地强调：每个人最根本的格调是天生注定的。但我仍然担心自己会忘记那句忠告，怕因此错失什么。

不过，在对自己宽大的容忍性格夸耀一番之后，我得承认这也是有限度的。人的行为各色各样，有的靠坚硬如磐石的基础在支撑，也有的像是浸在潮湿的沼泽中生成的，可是一旦超越了某个界限，我就不再在乎这些行为是怎么养成的了。去年秋天，我从东部回来，那时我心灰意冷，只想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穿军装，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的姿态。我不愿再保有那种尽情窥探别人隐私、听人诉说的特权了。只有盖茨比例外，这个赋予本书书名的人——盖茨比，他代表了我由衷鄙视的一切。如果一个人的格调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成功姿态，那么他身上一定带有某种奇妙的特性。他对未来有着极高的敏锐度，犹如一台精密的仪器，能够探测出几十英里^①外的地震。这种敏锐和被一般人所美化的那种“创造气质”的多愁善感很不一样——它是一种乐观、总是充满希望的天赋，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机灵气质。这种气质，我从来没有在别

① 1英里≈1.61公里。

人身上见过，以后也不太可能见到了。盖茨比人生最后的结局不是让我对一切失望的原因，真正的问题出在那些吞噬他心灵的东西，那些紧随着他的美梦而来的污秽尘埃，正是这些尘埃，让我对人世的忧伤和短暂的得意完全失去了兴趣。

我家三代以来都住在中西部的城市，算是家境富裕，声名显赫。卡罗威家族也称得上是个世家。据说我们是巴克鲁公爵的后裔，不过这支族系真正的起始者是我祖父的哥哥。他花钱请人代替他去打独立战争，五十一岁时来到这里，开始做五金器皿的批发生意，如今，我父亲仍在做这行买卖。

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，但是亲戚们都说我长得很像他，尤其像父亲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板着面孔的肖像画。一九一五年，我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毕业，距离父亲从同一个母校毕业刚好二十五个年头，不久之后，我便加入了延迟爆发、因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而引发的世界大战。我沉浸在反攻胜利的兴奋当中，从战场回家之后，反而静不下心做事。中西部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，它成了宇宙破败的边缘，因此，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股票债券生意。我认识的人全部都在做股票债券生意，我想，多收一个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应该不是问题。我的叔叔

婶婶们对我这个决定讨论了很久，就像要为我选一所私立寄宿学校一样慎重。最后，他们表情凝重，一脸犹豫地对我说：“那么……就……去吧！”父亲也同意资助我一年。几经耽搁，我终于来到东部，心想我将永远留在这个地方。那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。

马上面临的问题，就是得在城里找个地方住。那时气候还暖和，我又刚离开那个绿地宽广、草木亲人的故乡。所以，当一个年轻同事向我提议两人一起在附近的小镇合租一间房子时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。他找到了一间饱经风霜的板材平房，月租八十美金。不过，就在我们正要搬进去时，公司却把他调到了华盛顿，我只好自己一个人住了。我养过一只狗，虽然没多久它就跑掉了，但我也算是养了它几天。我还有一辆旧道奇汽车和一个芬兰女佣。芬兰女佣帮我铺床、做早餐，她在电炉旁忙着煮东西的时候，常自言自语地嘟哝一些她祖国的人生大道理。

刚开始的一两天，日子过得挺孤单的。直到某一天早上，一个比我还晚来到这个城市的人在路上叫住我。

“西卵镇怎么走啊？”他无助地问道。

我告诉他方向，为他指了路。等我继续向前走的时候，心里已经不再感到孤单，因为我成了这个地方的向导：一个能找路的人，一个最初的定居者。这个问路的人

不经意地授予了我荣誉市民的身份。

之后，我就在这阳光普照、绿叶繁茂，犹如电影镜头里飞快变换的时刻中安顿了下来，随着夏天万物生长，那熟悉的信念又回到我心中，新生活开始了。

一来要读的书非常多，再则呼吸着如此充足的新鲜空气，能让我保持健康的体魄。我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业、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，它们就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，放在书架上闪闪发光，等着为我揭开只有米达斯^①、摩根^②和梅塞纳斯^③才知道的赚钱手法。除了这些书之外，我对其他书籍也很有兴趣。大学时代我相当喜爱文学——有一年还替《耶鲁新闻》写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社论——如今，我准备拾回这些兴趣，重新成为一个“通才”，就是那种学问浅薄，却懂得最多的专家。毕竟，只从一扇窗户的视野观察，不及其余，人生就能看似成功许多——这可不仅仅是一句机智的隽语。

我租的房子位于北美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小镇，这事纯属偶然。小镇坐落在纽约州正东方那个长长的、毫无规则可循的小岛上。除了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观之外，还有两个

① 米达斯 (Midas)：希腊神话的米达斯王，以巨富著称。他向神求得“点石成金”的本领，凡是接触到的东西都会立刻变成金子。

② 摩根 (Morgan)：美国最大的财团。

③ 梅塞纳斯 (Maecenas，前68—前8)：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，著名的外交家。

形状怪异的半岛。两个半岛一东一西，距离城市二十英里，外形一模一样，宛如两颗巨大的鸡蛋，隔着一个小水湾，半岛角向外延伸至那片环绕长岛海峡、西半球最广大的海洋之中。两个半岛并不是正椭圆形，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那个立起来的鸡蛋一样，连接陆地的一端呈压平状。不过，它们一模一样的形状还是让天空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，而更令地上生灵大开眼界的是——这两个半岛除了形状和大小之外，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相似之处。

我住在西边的那颗蛋——西卵镇上。这个地方，嗯，是两个半岛中相对不时髦的一个。但这只是比较表面的说法，不足以说明这两个地方内在离奇的落差。我的房子在蛋形的顶端，距离长岛海峡只有五十码^①，左右两旁是租金一万二到一万五美金的豪宅，我的房子就夹在其间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右边那栋豪宅都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，酷似诺曼底某个市政府，它的一侧是座崭新的塔楼，上面布满常春藤，旁边还有大理石砌的游泳池，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。这就是盖茨比的宅邸。不过我当时还不认识盖茨比，所以应该说这么：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绅士的宅邸。我住的那栋房子很难看，幸好房子小，还不算碍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得以安心地看窗外的海景，欣赏邻居的草坪，心灵也因为与

① 1 码 $\approx$ 0.91 米。

富豪为邻而得到安慰。这一切，每个月只花我八十美金。

小水湾的对面，时髦的东卵镇上那栋宫殿般的白色建筑，倒映在水面上，熠熠生辉。这段夏天的故事，从我开车去汤姆·布坎南家吃饭的那天晚上才真正开始。我大学时代就认识汤姆，现在他是我表妹黛西的先生。大战结束之后，我跟他们在芝加哥一起相处过两天。

汤姆在各个体育项目上的表现都很杰出，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，称得上是全国知名的人物。他这种人，年纪轻轻就在某项专长上登峰造极，往后的日子总不免有些失落。他家里不是一般的富裕，大学时代他乱花钱的习惯已经为人诟病，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，搬家时的气势更是吓人。举个例子，他把打马球要配备的马匹全部从莱克福里斯特^①运到东部来。我的同辈中居然有人有钱到这种程度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搬来东部，我也不清楚。他们在法国待了一年，接下来就居无定所地四处飘荡，没有特定的方向，反正哪里能打马球，哪里能跟有钱人在一块儿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们这次是定下来了。我不相信，也不懂黛西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但我就是感

① 莱克福里斯特（Lake Forest）：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。

觉汤姆会一直飘荡下去，若有所失地追寻着某场橄榄球赛里那种无法取代的狂喜、自满与激情。

总之，在一个暖风拂面的傍晚，我开车到东卵镇去见这两位几乎不认识的老朋友。他们的房子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豪华精致，那是一栋明亮大气、红砖白线交错的豪宅，整栋建筑延续十八世纪乔治王殖民时期的风格，俯瞰着水湾。草坪长达四分之一英里，从海滩开始铺植，一路越过日晷、砖径和鲜艳的花园——最后直达豪宅前门。这股气势一跃延伸到高墙上，转变成一片青翠欲滴的常春藤。房子正面是一整排敞开的落地长窗，迎着午后的暖风，反射出耀眼的金光。汤姆·布坎南一身骑装，双腿张开，稳稳地站在门廊前。

比起在纽黑文念书的那几年，他改变了很多。现在他三十几岁，身材健硕，头发呈现金黄的稻草色，举止高傲，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散发着傲慢的光芒，永远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。那套骑装虽然讲究得像给女孩子穿的，却掩盖不住他魁梧壮实的身躯——他的双腿，将那双锃亮的皮靴从鞋带顶端到脚背全都绷得紧紧的。他的肩膀一动，那薄外套下的大块肌肉也明显地起伏抖动。这是一个孔武有力的身躯，一个蛮横的身躯。

他的声音粗鲁而沙哑，加深了他在别人心中无情且暴躁的印象。他说起话来就像在教训人似的，即使对自己喜欢的人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当年在纽黑文不少人对他恨之入骨。

“听好，别以为我说这些问题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。”他似乎是在说，“不要因为我比你们更强壮、更像个男人，就觉得一切都得听我的。”当时我们俩同属一个高年级联谊会，尽管不亲密，但我总觉得他想借由站在我这一边，并透过他那粗犷而倨傲的渴望神色，让我也喜欢上他。

我们在阳光照耀的门廊前聊了几分钟。

“我这地方挺不错。”他说着，眼神不安地四处张望。

接着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转了过来。此刻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意大利风格的低洼花园，半亩香气袭人的深色玫瑰花田，还有一艘随着浪潮在岸边起伏的狮子鼻汽艇。汤姆伸出他宽大的手掌向前一挥，评论起眼前的景色。“这地方原本可是德梅因那个石油大王的。”语毕，他又礼貌地把我转回身去，“我们进屋吧！”

我们穿越挑高的走廊，走进一间明亮的玫瑰色大厅，前后两头的落地长窗不着痕迹地将大厅嵌入这栋房子里。窗户半开着，外面的青草仿佛就要长进屋里，在一片青葱

色的映衬下，窗户显得愈发晶莹透净。一阵微风吹进来，窗帘就像随风飘舞的白色旗帜，一端向内摆，一端往外扬，顺着天花板上结婚蛋糕糖花般的装饰长风袭卷而上，接着拂过深红色地毯，犹如风拂海面，留下一道影子。

房子里唯一纹丝不动的是一张大沙发床，上面坐着两位年轻女士，那轻盈的姿态，就好像她俩是飘浮在空中的气球，两人都穿得一身白，衣裙随风飘摆着，就像气球在屋里绕过一圈刚落定位置一般。我失神了一会儿，站在原地听着窗帘飘动的声响和墙上画像的轻声叹息。突然砰的一声，汤姆·布坎南关上我身后的玻璃窗，室内的风息才渐渐平静下来，窗帘、地毯和那两位女士也随之缓缓降落地面。

我不认识两位女士中年轻的那位。她在沙发床的一侧伸展着身体，一动也不动，下巴微抬，像顶着什么东西，正保持平衡以免它掉下来似的。如果她从眼角瞄到我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表示——老实说，是我自己被她吓了一跳，还差点张口想说对不起，觉得我打扰到她了。

另一个女孩，就是我的表妹黛西。她试着起身，身子微微向前倾，一脸认真。然后她笑了，轻轻一笑，傻气又迷人。我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走进屋里。

“我幸福得像是要瘫……瘫掉了。”

她又笑了，好像自己说了一句很棒的话。她拉起我的手，仰起头来注视我的脸，向我保证：我是她最最想见的人。这是她特有的方式。她小声告诉我，旁边那个正在练习平衡的女孩姓贝克（我曾听人说，她小声说话只是为了让别人更靠近她一点。不过这种闲言闲语丝毫无损她迷人的魅力）。

这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贝克小姐的嘴唇极细微地动了一下，朝我点了点头，我差点就没察觉。她赶紧又把头仰回去，这一动打乱了她原本的平衡，让她慌了神，我几乎要再冒出一句道歉，但她旋即就回到那种全然自我、世界与我无干的表情，让我既惊讶又佩服。

我回头看黛西，她开始用低低的、兴奋的嗓音向我发问。那声音让人不自觉地就想全神贯注地去听，好像每一句话都是只演奏一遍的音符。她的脸庞忧伤而美丽，带着明亮的五官：明亮的眼睛、明亮且多情的嘴唇。此外，她的声音里还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质地，让所有关爱她的男人都无法忘怀：一种昂扬的冲动，一声轻柔的“听着”，一种允诺，告诉我们她不久前刚做完什么欢快兴奋的事，而且这样的事马上还会再有。

我告诉她，搬来东部的路上，我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，有十几个朋友托我向她问好。

“他们想我吗？”她一阵欣喜地喊道。

“整个城市都想你想疯了！所有车子的左后轮胎都涂成黑色，仿佛葬礼上的花圈。他们还在城北的湖边伤心欲绝地哭了整晚。”

“这多好啊！汤姆，我们回去吧！明天就回去！”接着她又自己插嘴道，“你得去看看宝宝。”

“我很愿意。”

“她在睡觉。她三岁了，你还没见过她吗？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噢，你得去看看她。她是——”

坐立不安、一直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汤姆·布坎南这时停了下来，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。

“你现在在做什么，尼克？”

“我在做债券交易。”

“帮谁做？”

我把人名告诉他。

“没听过。”他断然评论。这话让我很不高兴。

“你会听到的，”我简单回应道，“你在东部待久一些就会知道他们了。”

“噢，我会留在东部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他瞄了黛西一眼，又看看我，好似在怀疑事情不只表面这么简单，